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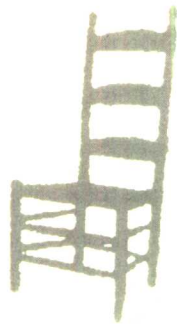
plain

简朴生活

Edited by Scott Savage

司各特·萨维吉/编 蒋显璟/译

读本



The Plain Reader

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
New York

光明日报出版社

简朴生活

读本

Edited by Scott Savage 司各特·萨维吉/编 蒋显璟/译



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
New York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朴生活读本/(美)萨维吉编;蒋显璟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0
ISBN 7-80145-335-2

I. 简… II. ①萨…②蒋… III. 杂文-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1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575 号
The Plain Reader: Essays on Making a Simple Life
Copyright© 1998 by The Center for Plain Living
Woodcut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1998 by Mary Azarian
本书根据巴兰庭出版集团(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
1998 年版翻译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简朴生活读本

著者	[美]司各特·萨维吉
译者	李 斯
编辑	温京华 陆丽云
出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重点书发行科
地址	北京永安路 106 号(100050)
电话	010-63082642
传真	010-63035673
E-Mail	csxmail @ 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257 千字
印张	12.75 插页:8
版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I S B N	7-80145-335-2/G·186
定 价	22.80 元



序

麦克基本

虽说我一辈子都去上教堂做礼拜，但只是在大学毕业后才真正静下心来读《圣经》。为了慢慢研读，我就逐字逐句地抄写《福音书》。这些篇章对我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圣经》是本危险的、有颠覆性的书。它明白无误地宣称，我们生来不是要过现在这样的生活的。它每一页上都好像写着：“蠢材！经济不是关键所在！”它一开始就给能够摆脱尘世的纷扰、一心求真的人以一股欢欣之情。您现在捧在手里的这本书也能给您某种类似的情感。这本书也是很有颠覆性的，是如今这个时代我能想到的最有颠覆性的书。

书中各作者都能做见证。随着新千年的临近，没有别的事比具有颠覆性更难的了。我们的消费文化能够接受任何批评并将其转化为商品。在过去，海特·阿什伯雷（Haight Ash-



bury) 那破烂的时装要出现在百货商店里可能要好几个月；而现在呢，音乐电视 (MTV) 却能在对它的挑战崭露头角时就将其化解，并把它转化为一种成熟的态度，只要你付出一张光碟的价钱就能买到手。

那么你到底怎样才能让世人猛醒呢？你不能向他们吼叫，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尖叫的世界中。但是你也也许可以和缓地言说。《简朴》这本可爱的、通情达理的杂志就是这些文章最初问世的地方。它就重在婉言相劝。例如，杂志的编辑们一发现这些文章发布在互联网上，他们就寄出一封朴素老式的信函，说他们认为互联网不是这种讨论的合适论坛，并客气地要求其停止。朴素生活中心组织的第二届大会假如不是其组织者拒绝让摄像机闯入的话，就会出现在全美国的每一台电视屏幕上。但是传言还是悄悄地、令人深思地和有力地散布开了。因为对这种类型的颠覆，对书中所描述的那种生活，人们还是有一种渴求。这倒不是因为那是一种舒适的生活，又一种“生活的改良”。相反，因为那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生活，它与造物主赋予我们那多种多样的肌肉、丰富的情感和天赋是相配的。造物主以某种方式如此精细神奇地造出了人类，难道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手持遥控器斜倚在沙发上吗？我们被赋予这一身肌肉，难道真的就是为了在汽车飞速上坡时把脚踮弯下几度去踩油门吗？作为社会的动物，我们现在大半辈子都是过着第二手的生活，通过电视或电脑来互相交往，难道我们的天性会满足



吗？所有造物中，唯有我们才有自我约束力，难道只是为了置之不顾，继续大肆购物吗？更明智的生活方式中自有其吸引力，这就是使它们如此有颠覆性的原因。你读了温德尔·贝利的文章，竟然不会希望自己也是个农夫吗？不少人读了他的文章后都回归田园去了。读了大卫·克莱恩后，不可能不会想知道当个信奉简朴生活的人是什么滋味。我们抵制这种颠覆性思想的一个办法，就是假想只有特殊类型的人才能过这种生活，他们都是超人，远在我们凡夫俗子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爱把修女特莉莎（Mother Teresa）称作圣人。如果她是圣人



米勒 米勒夫人及其子女



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法模仿她了，也就没必要去努力了。因此，本书中一个危险的礼物就是向我们表明，学她并不难。书中的声音往往既睿智，又滑稽而自我贬低。比方说，塞丝·辛肖讲他学习驾驶轻便马车的第一步就是这种文风的一个典型例子。它使你这样想：我也能办到。至少我能骑自行车吧。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有一种平凡实际的意义。我刚从日本京都的一个大会回来，召开这个大会是为了缔结一个条约来结束全球气候变暖。在怒冲冲地争吵了十天后，这一点变得很清楚：上述任务将是 21 世纪我们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我们将摆脱矿物燃料，否则将给自然以重创。尽管政治家们都一心关注技术解决方案，或宏伟计划，但显然这些只是不完全的答案。人们将需要改变自己的期盼、欲望和行为。我们需要放弃或至少修正西方的消费理念，即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中心。本书在某种方式上就是承担这个任务的一本手册。它教你颠覆自己的生活。然后，也许就是颠覆你周围人的生活。

在某种奇怪的意义上，当每种禁忌都被打破后，要搞颠覆的惟一办法就是比其他人享有更多乐趣——让你的家充满更多欢乐、温馨和愉悦，这比迪斯尼乐园、购物商城和网上聊天室那疯狂的、有几分可怜的、虚假的幸福要好得多。最后，这是本关于欢乐的书。你读它的时候也许会感到绝望，但随后，你可能会干出了不起的事情。



导言：心灵的革命

司各特·萨维吉

让我给你讲讲罗比的故事，他是我编辑的杂志的一位订户。这份杂志发行量很小，名叫《简朴》。《简朴生活读本》一书里的文章首先就是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

1996年，罗比从新墨西哥州乘公共汽车去俄亥俄州参加《简朴》杂志发起的一次活动。我也在那里参加我们称之为第二届勒德大会的会议。第一届勒德大会是由英国最初的勒德派召开的，他们是起来造早期工业革命反的织布工人。现代的勒德大会引起了国内国际上很多人的注意，而至少在一份报纸的报道里记载了罗比出席大会的事：

俄亥俄州巴恩斯维尔市，L. 罗伯特安静地坐在斯梯尔沃特教友会议厅楼座的高处，整个周末都在全神贯注地



聆听发言者的话，他们跟他一样对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感到不安。

昨天，当第二届勒德大会接近尾声时，他作出了决定：他要辞去自己在超大石油公司电脑系统分析员的工作。他说：“这一切都结束了。我要去奥克拉荷玛州买一个农场。这个周末我跟足够多的人谈过心，所以知道我能管理一个农场，能成功。我再也不能为一个毫无人性的公司工作了。我没必要给它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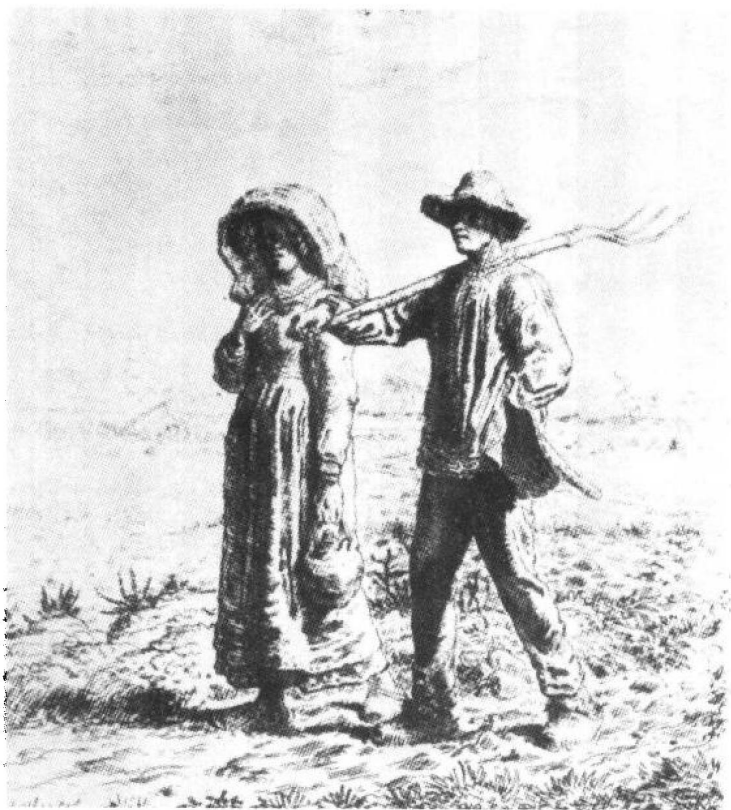
你知道大会是怎么回事。它们使你对一个话题感到狂热，不管它是时间管理还是量子商务机械学。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你却把会议文件夹一古脑儿扔进路上第一个垃圾箱里。但是第二届勒德大会却不同，它似乎是时间管理研讨会的反面。随着时光的推移，它却更深地钻进了大会代表的灵魂里。大会结束后一年零一天，罗比在他的办公室电脑前坐下，给他的同事们发去了下面这份电子邮件：

作者：L·罗比

日期：4/16/97 上午9:19

主题：飞入太空

自1997年5月16日起，我终止我在超大石油公司的



米勒 归途

工作。这就是我提前 30 天递交的辞职书。

很久以来，我妻子和我都觉得主在引着我们离开公司里的争斗。我们其实好几年都没理会这个冲动，但只是在去年我们才隐隐地感觉到自己该去哪里。我们要搬回奥克



拉荷玛州去，回到我们大部分亲戚中，找一块土地安家。

这不是法律上定义的“安家”，而是这个意义上的安家：种植畜养自己的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创造新的生活，而不仅仅是谋生。

背景（给任何想读下去的人看）：

1) 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各公司都必须力求生存下去，而成千上万的公司的增长就意味着最终要把一切自然资源消耗殆尽。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那么就没有什么能留给我们的后人了。我可不想我的后人遭遇这种情况，所以我不再帮这种忙了。

2) 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迫使人们竞争，雇员们被时时敦促着去加速、加速、加速。往往当我们欺骗顾客，使他们以为自己得到的是优质产品时，我的艺术细胞和良知都让我不得安宁，而不是花费时间把产品实际交付给他们。

3) 使我们的经济体系得以运转下去的是什么呢？西方世界的每个人都想像帝王般地生活；游山玩水、锦衣玉食、赫赫权势。要像帝王样生活，你就要有一大群仆人满足你的每一个愿望。在过去，只有少数人是帝王，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仆。而如今呢，大家都是帝王（至少想当帝王），而机器就是我们的奴仆。在短期内这是能行的，但



是在下列情况下则肯定行不通：（a）如果能源耗光，或（b）环境变得如此恶劣，连活着都是极大的痛苦。工业时代让我们挺开心的，但是我妻子和我要迷途知返，奔向未来了。

4) 对一个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把父亲和子女分开、最近又把母亲和子女分开、把儿女的养育托付给陌生人的社会制度，我们很不满意。按宅地法安居和在家教育儿女（这一做法正在流行）使我们大家都能留在家中，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5) 日复一日的案牍生涯正摧残着我的身体。你们中很多人知道我经常处理棘手的问题。而每天早起、干些真正的体力活对我的健康会很有益的。不，我不打算整天只坐在拖拉机上。

6) 一辈子躲在大楼里，恐怕我是在浪费上帝给我的天赋吧。我得了解一下生活的另一方面，看看我不投身于大自然里会丧失多少欢乐。

我们并不是轻易地做出这一改变的，而是经过了痛苦的深思、讨论和祈祷的。然而，自从我们作出这一决定后，一切都很顺利——那么多的事情都很顺心。

我们不会等我到退休年龄才走。我们想趁孩子们都还在家里、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就走。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在超大石油公司干得很愉快。我



真的很高兴认识诸位，尤其是在位于幻想园南边的电脑园里的同事们。谢谢各位帮我解决所有问题，给我的鼓励，还有我们欢快的笑声。我不是满腹怨气地辞职的，而是因为我的眼睛盯上了更光明的前途。

就在罗比摁下电脑按钮，要把他的信件送入外层空间时，我正在徒步走进俄亥俄州的首府，还了我在勒德大会上给我自己许的一个愿。从我在巴恩斯维尔市的家到哥伦布市，我跋涉了120英里，弃车徒步而行。

这些都是警世故事而已；有谁会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而去种地勉强糊口呢？有谁会把开车的权利交回给州政府呢？

读了《简朴生活读本》一书后，你就会更理解了。也许读完这些文章后，下面这件事就情有可原了：来拜访《简朴》杂志的第一位《纽约时报》记者两周后辞去了他的工作，发起了一场基层运动，保护密西根州免受石油天然气工业的损害。在每周的邮件里，几十份类似的、关于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证明《简朴》杂志那抗争现状的微弱但致命的吼声很有威力。

《简朴》杂志是由简朴生活中心在几年前首次出版的。这一小群人大部分与社会上其他人之间搭桥。这份杂志之所以面世，是因为我妻子和简朴生活中心的共同创建人玛丽·安·萨维奇（笔名为玛丽·安·丽瑟）以及我本人都在印刷媒体上找



不到什么讨论文章，论述我们在通往更简朴生活的道路上的奇妙发现。我们已经到了这一地步：当我们把发表的文章和谈论的问题与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相比较时，似乎我们所居住的国家与记者们的国家大不相同。

当通俗报刊正对开支失控的保健系统感到束手无策时，当这个系统的效果始终位于工业化国家最后一名时，我们却在家由助产妇照料着生孩子，并在了解着草药和良好营养的保健作用。而当大批第一流的专家委员会对政府办的无能学校发表连



米勒 风景



篇累牍的批判文章时，我们的孩子却退学在家自学。当媒体文化竭力追踪出名人物时，我们却扔掉了一切电子设备。我们是个慢慢地开始生活在充分实现的、可持续下去的文化中的家庭，这个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是无形的。我们成了简朴生活者。

《简朴》成了这个另类世界中的居民讲述他们体会的一个论坛。这是我所主编的也许是惟一一本把订户赶走、以便维持小发行量的杂志。《简朴》杂志的生产方式倒退回了前电脑时代，就是为了表明这是能办到的。《简朴》的每一页都是由手工排版的文字和原始的木刻画构成的，这些木刻画都是在手动送纸、利用太阳能运行的古董式印刷机上印的。我们的印刷速度缓慢但无噪音，用人取代了电脑，而不是用电脑取代人。其结构就是人们更关爱产品，这就是良好工作的精髓所在。《简朴》中的文章很有说服力，我们又用手把这些词语编织在一起，就像送给世界的一个装满智慧和善良的花篮，这样就更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我们的诚挚意图就是要当改变生活的催化剂，而许多读者都证明我们成功了。

你也许要问，这些手工印刷的，讲述朴素、低科技、充满灵性生活的文章为什么有如此的说服力？我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如此真实，是有亲身体会的人叙述的诚实的、关于个人的故事。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被反复地理论



化、专业化，受到批评，但徒劳无益；随后就是广告时间。我们这家杂志这样行事真是非同寻常。这就好像我们反复地说服了自己，在无意识中肯定了改变我们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这种局势所酿成的绝望情绪，即使是社会活动家最激烈的警告也动摇不了。事实上，听到此刻的危险只会把我们吓瘫痪。正如艾尔默·斯托尔在其《胜过修补》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整个世界都好像坐在一列飞速下坡、不断加速的火车上，虽然许多人为自己所走的方向感到惊愕，但他们又似乎找不到安全跳车的方法。

对于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本书是一剂解毒药。文章的作者们有一则好消息要告诉你：如果你不再跟电话留言机和数字机器人说话，或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或开始买本地的食物，或者甚至辞掉自己的工作，回到家庭和社区——从那俯冲下坡的现代生活勇敢地往回走一步——那么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奇妙礼物，其中一件礼物就是选择的自由。

在我的生活中，我选择保守。关于我在地球上的生存，我所做的决定就是过朴素生活，穿朴素衣服，慢速旅行，并且行善事。这些就是我试图实现的一些不完善的企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选择了不选择，至少不让选择成为我自己的或我的同胞们的。通过我的团体，以及我的直接体验，我正在服从



我所知的惟一能给生活以永恒意义的力量。

选择过一种精神的生活，这就创造了我每日的决定。这些偶然选择的形式可能也会改变我。为了简单朴素地办事，我用铅笔、纸张和打字机写作，所以我就接触了一种跟用文字处理机不同的、更直线性地运思的方法。这反过来又影响着我平时的思维方式，始料未及的结果！

选择我们的用具就是简朴的精髓之一部分。信奉简朴生活的人之所以坐老式马车，并非像一位电脑科学家所告诉我的那样，是因为他们迟迟不采纳科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避免拥有汽车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抹杀童年》这篇文章中，玛丽·安也提出同样的论点，她宣称：“我相信，电脑并不仅是可以被我们用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的一件工具；电脑也利用我们。”而约翰·泰勒则在《真正重要的事》一文中这么说：

每个以机器为生活核心的人——不管是实际的机器还是社会机器，例如学校、机构和全球性公司——都受到深深的影响，而且我相信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他或她与之打交道过多的机器中的螺丝钉。

现代生活的机器——即日益侵犯着生存的每一角落的技术领域——不受其影响的人才是惟一提醒我们生活的真谛是什么